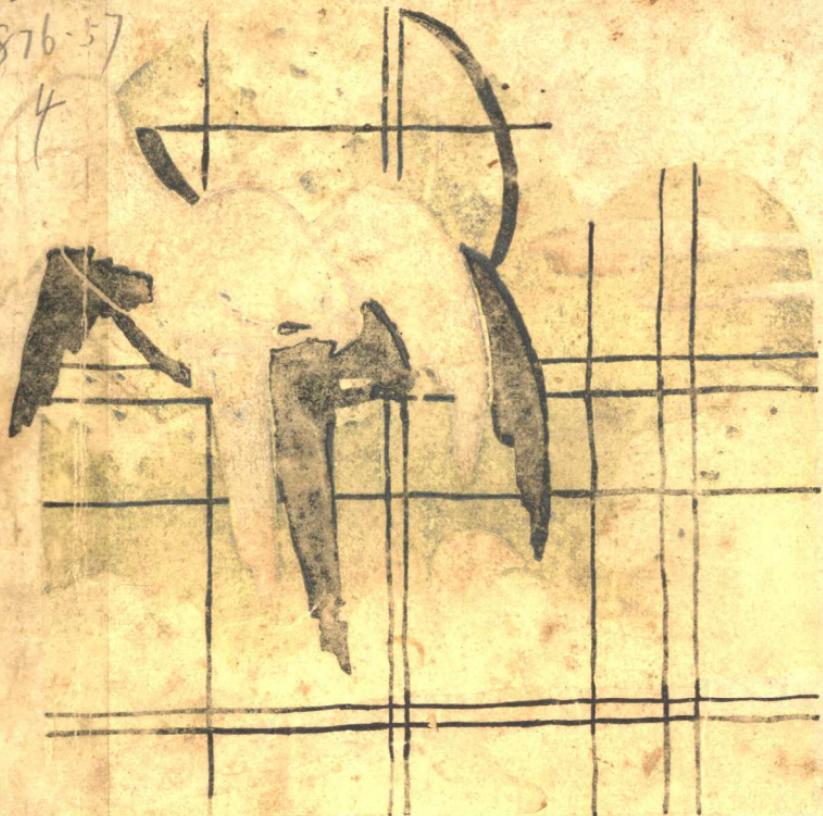


山  
876·57

4



# 法蘭西 傑作短篇

上海大夏書店刊行

水沫社編譯

法蘭西短篇傑作集

1

上海大夏書店刊行

1939

法蘭西短編傑作集  
1

實在

譯者  
出版者  
發行者  
代理人  
茅聲熙  
大夏書店  
上海四馬路  
文化勵進社  
水沫社

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龍虎書店  
春明書店  
總經售處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9年2月1日初版

1—2000冊

## 徵發兵

“有時他們看見他，從一個幻想底或是移轉底現像，用他時間底和距離底兩種方式取消了空間，這二者其一是精神的而其他是物質的。”

路伊·朗培爾底精神的歷史

在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底一個晚上。加朗當底主要人物都聚在特·代夫人底客廳裏，在她家裏是每天要舉行“會集”的。某種絕不會引起一個大城底注意，而會使一個小城非常關心的情形，使這種

習慣的聚得到了特殊的興味。兩天之前，特·代夫人曾藉口有些不適而對底交游閉了門，還說在前一天的晚上也不能招待。在平時，這兩件事情準會在加朗當引起了和在巴黎所有的戲院停演同樣的影響。在那時候，生存有些兒不完備。但是，在一七九三年，特·代夫人底行動却可以有最不幸的結果。一些兒輕率的舉止，被當作貴族，幾乎常是個生或死底問題。爲要明白地懂得在這晚上激起在全體人物底諾爾芒提的面貌上的生動的好奇和精微的優美，但尤其是爲要領略特·代夫人底祕密的煩惱，那麼便需要說明她在加朗當所扮演的角色。她在這時候所處的危險的地位，無疑地已正就是在革命時代中的許多人底地位，不止一個讀者底同情可以替這篇故事加些色彩。

特·代夫人，一位陸軍中將，有品級的軍官，底寡婦，在流亡開始的時候就離去了宮庭。在加朗當附近擁有着可以觀的產業，她便隱匿在那兒，希望在那兒少受到一些“恐怖”底影響。這個計劃，建立在一個地方底準確的認識上，是對的。革命並不在

下諾爾芒提施行蹂躪。雖然從前特·代夫人，當她到這兒來看產業的時候，只去看見幾家本地底貴族，現在她却爲了政策，對於本城底主要中等階級和新勢力者開放她底門戶，努力地使他們以她底征服爲驕傲，而不替他們叫醒了怨恨和妬忌。溫存而善良，天生着這種不可形容的柔和，（這種柔和是懂得媚人而不必假助于俯就和祈求的，）她便因一種精微的機智而博得了大衆底尊敬，這種機智裏的聰明的提示，允許她處着這麼一種優美的地位，在這地位上，她可滿足這個混雜的社會底需要，而並不壓低了暴發者底不馴的自尊，又不侮辱了她底舊友底自尊。

到了三十八歲光景的年紀，她依舊保留着——不是那使下諾爾芒提底娘姑們得名的鮮麗豐滿的美，而是一種纖弱的，即所謂貴族式的美。她底容貌是精微而優美的；她底身材是柔軟而細小的，當她說話的時候，她慘白的面色顯得在閃耀而有生命。她黑色的大眼睛是充滿了和善，但是牠們底平安的，宗教的表情，似乎在說明她生有底要素已不

更在她身上了。在花一般的年齡上和一位年老而嫉妒的軍人結了婚，她在一個放浪的宮庭中間的地位底虛偽，無疑地已給她臉上罩了一個莊嚴的悲哀底面幕，在她臉上，從前是定閃耀過不少愛嬌和戀情底活力的。在一個她依然只能感覺而不能思想的時候，她已不得不時刻地抑制着天真的舉止和婦人底情緒，因此熱情在她底心底還是處女地。她底主要的吸引力是從她內在的青春而來的，這青春有時顯露在她底面貌上，而使她底思想有了一種願望底無邪的表現。她底態度會使人謹慎，但是在她底風姿上，在她底聲音上，却常帶着移向不可知的未來的衝動，像在一個少女身上一樣；就是感覺最不靈敏的人也會即刻覺得愛上了她，可是常保留着一種尊敬的畏懼，這是她底使人沉默的有禮的態度所引起的。她底靈魂，天生是偉大的但是因殘酷的爭鬥而變作堅固的，似乎是放在離凡人很遠的地方，而那些人自己也是覺得的。對於這個靈魂，便需得有一個高尚的熱情。特·代夫人底情愛是集中在個唯一的感覺上，母性底感覺。她底

因為做妻子而被剝奪了的幸福和歡情，她却在對於她兒子的無限的愛情上找到了牠們。她不但用母親底純潔而又深切的忠誠，並且還用情婦底風騷，還用妻子底嫉妒來愛他。她遠離了他就覺得不幸，不看見他就覺得不安，看他永遠不會滿足，只靠着他，只爲了他而生活着。爲要使人們知道這種感覺底力量，只要加上說，這孩子不單是特·代夫人底獨子，還是牠最後的親人，是她能夠繫上生活底恐懼，希望和歡樂的唯一的生物。先特·代伯爵是他一族底最後的子系，而她是那一家唯一的嗣女。因此世人底計算和注意和靈魂底最高貴的需要合一了，在伯爵夫人底心裏引高了一種本來在婦人心裏已經如此堅強的感覺。費了無限的辛苦她才教育好了她底兒子，這使她格外疼愛他了；醫生們說了二十次他是養不大的；但是，堅信了她底預感和她底希望，她看着他幸福地經過了童年底危險，驚着他體格底進步，覺得有說不出的樂趣，雖然才幹發展得很慢。

多虧了時時刻刻的留意，這孩子已經大了起

來，並且又長得這麼好，在二十歲的時候便被人當作是一個凡爾塞最完美的軍人。總之，爲了一種不會加到所有的母親們底努上去的幸福，她是被她底兒子所愛慕的；他們底靈魂是用一種友愛的同情互相了解的。即使他們不會因天生的關係而束縛在一起，他們也會本能地互相感覺到人生難得碰到的人對人的互相的情誼。在十八歲被委任爲龍騎兵的下級軍官，那小伯爵服從了時代底榮譽關係，跟着王侯們一起流亡了。

因此，特·代夫人，又貴，又富，又是一個逃亡者底母親，便不能減輕她殘酷的地位底危險。除了替她兒子保留一份大產業之外也不下旁的決心，她便放棄了伴他同行的幸福；但是，讀着那些有力的法制（照這法制，共和國每天在沒收加朗當底逃亡者底財產），她却很在稱贊她自己勇敢的舉動。她可不是在冒了自己生命底危險在保留她兒子底資產？後來，聽到了“議院”所發表的可怕的處決，她却很安靜地睡着，知道只有她底產業是安穩的，遠離着危險，遠離着斷頭台。她相信她已經取了一

個同時保存一切財產的最好的方法，心裏覺得很歡喜。在這秘密的思想上，她對不幸的時代底需要退讓了，也不累及她婦人底尊嚴，也不累及她貴族的思想，她只將悲哀罩在秘密的冷淡裏。她早已明白了在加朗當等待着她的種種困難。到這兒來占據了第一位，這可不是每天在向斷頭台挑戰嗎？但是，靠母親底勇氣來維持着，她用無等差地安慰一切的不幸這方法，獲得了苦人底好感，并且供給了富人許多快樂，使他們也感得少不了她。她接見那自治邑底代理人，那市長，那區長，那檢察官，甚至那些革命法庭底審判官。一些人物中的四個首要，不曾結婚，都逢迎着她，希望要和她結婚，或是用他們能夠加到她身上去的不幸來嚇她，或是允許來保護她。那檢察官，前加盜邑代理人，往時曾得過伯爵夫人底好處，用一種充滿了忠誠和豪爽的行為來試想引起她底愛情；危險的奸計呀！他是所有求婚者之中的最可怕的。只有他一個人底細地知道他從前的保護者底可觀的產業。他底熱情因一種貪慾底一切願望而增加着，這種貪慾是靠

着無限的權力，那一區底生死威權。這個人，年紀還輕，在他底方法裏放進了這許多尊貴，致使特·代夫人還不夠估量他。但是，蔑視了和諾爾芒人爭鬥的危險，她應用了特創的精神和狡猾，這是自然賦于婦人們使情敵互相反對的，過着光陰，她希望安全地達到了紛擾終結的時候。在這個時期，國內的帝制派每天在自慰着說革命在明天就要完了；而這一種確信使他們之中許多人遭了危險……

雖然有這些阻礙，伯爵夫人總算能幹地維持着她底獨立，一直到她，爲了說不出的失慎，準備關起門來的日子。她引起了一種如此深切，如此真實的注意，使那一晚到她家裏來的人，在知道她不能招待他們的時候，就懷着劇烈的不安；於是，懷着這種印在外省的習慣上的好奇底真率，他們便問着不幸，煩腦，和史特·代夫人痛苦的疾病。對於這些問題，一個名叫勃利易特的老女僕回答說，她底主婦自己禁閉着不願意看見任何人，連家裏人也不願見。小城市底居所過的生活法，稍稍有點閉塞，在他們之間造出了一種要分析又解釋別人

底當然很難明白的行動，因此，在哀憐着特·代夫人之後，也不知她畢竟是快樂的還是憂愁的，每個人都開始去找尋着她底突然的退隱底原因。

——要是她病了，第一個好奇的人說，她一定會派人去找醫生；但是那位醫生却整天地在我家裏着棋。他含笑地對我說，憑跑去的時間，那兒只有一個病……而不幸這個病又是醫不好的。

這個戲謔是謹慎地冒險的。婦女們，男子們，老人們和姑娘們因此都開始在猜度底大野上巡遊着。每人以爲猜到了一件秘密，而這件祕密佔據了所有的想像。第二天，猜疑蔓延着。因爲在一個小城裏生活是按日的，婦人們最先知道了，勃利易特在市上買了比平時更可觀的食品。這事實是不能爭辯的。人們看見勃利易特大清早就在那兒，并且，事情真奇怪，她在那兒買了本城唯一的兔子。全城都知道特·代夫人是不愛狩獵物的。那兔子便成爲無限的懷疑底對象。在作着一定時期的散步的時候，老人們在伯爵夫人底屋子邊看出了集中的活動，這種活動因僕人們留心要隱藏而反顯露

了出來。那管家在花園裏拍地氈；在前晚，這是誰也不會注意到的；但是地氈却做了一切人在建設的小說底基礎。每人有自己底小說。第二天，知道了特·代夫人自稱不適意，加朗當底主要人物晚上便都聚在市長底兄弟家裏，他是年老的已婚的商人，正直的人，被大眾所重視的，又是伯爵夫人所非常注意的。在那兒，所有那些希望和這位有錢的寡婦結婚的人都有較可能或較不可能的故事可講；而他們之中每一個人想使這強迫她這樣辦的秘密的情形化成自己底利益。那檢察官想着整篇的，爲要將特·代夫人底兒子在夜裏帶到她家裏來的戲劇。市長以爲是從拉房代來了一個未立誓的教士，向她要求個安身處；但是兔子底購買，在星期五，又很使他疑惑。區長堅定地主張說一個被追得很急了的“蘇益黨”或是“房代黨”首領。旁的人以爲是一個從巴黎監獄逃出來的貴族。總之，所有的人都懷疑伯爵夫人是會有這一種現行法律稱爲罪惡，而可以帶到斷頭台上去的豪胆的。可是，那檢察官却低聲地說還是不要響起吧，這樣可以將那不幸的

人從她大步地走過去的深淵裏挽救過來。

——要是你們洩漏了這事情，他加上說，我便不得不來干涉，要到她家裏去搜查，於是，……

他不再說了，但是每個人懂得這住口底意義。伯爵夫人底摯友們這樣地替她驚嚇着，以致，在第三天底早晨，那區委員便叫他底妻寫個字條通知她說，那一晚她應當照常地招待賓客了。更胆大，那老商人在早晨到了特·代夫人底家裏。堅信着他對於她的服務，他絕對地要求見她，而後來看見她在花園裏，忙着在割下花床上的最後的花裝綴她底花瓶，他便站在那兒發呆了。

——她無疑地已經藏匿着她底愛人，老人自語着，覺得很可憐這個愛嬌的婦人。

伯爵夫人臉上的奇怪的表情替他證實了懷疑。被這種在婦女們是如此平常的，但是常會觸發着我們的忠誠所深深地感動了，因為所有的男子聽見了一個婦人為一個男子而犧牲便會覺得很滿意，那商人便將城裏流行的傳聞和她所處的危險都告訴了伯爵夫人。

——因為，他未了對她說，要是，在我們底官吏之中，有幾個還願意寬恕了你這種以一個教士爲對象的義俠行爲，沒有個人會來哀憐你要是人們發現了你爲了心底興味在犧牲自己。

聽了這些話，特·代夫人對那老人看了看，顯着一種愛他，那老人，顫抖的愉快和放浪底神色。

——來，她對他說，用手握住了他，將他帶到她房裏去，那兒，在看到了沒有人在旁邊之後，她從胸前抽出了一封齷齪而又皺縮的信：——看吧，她喊着，作着一種劇烈的努力來唸出這個字來。

她倒在她底椅子裏，像死一樣。當那老商人在尋他底眼鏡又在揩牠的時候，她向他舉起了眼睛，第一次好奇地凝視着他；於是，用一種改變了的聲音：

——我信任你，她對他柔和地說。

——我可不是正來分受你底犯罪？那好人單純地回答。

她戰慄着。第一次，在這小城裏，她底靈魂同情於別一個人底靈魂。那老商人突然地懂得了伯爵

夫人底顛唐和歡樂。她底兒子已經參與了格朗維爾底遠征，他在他牢獄底深處寫信與他母親，給了她一個悲苦而又溫存的希望。並不懷疑他遁逃底方法，他向她說明三天，在那時他可以假扮着來到她家裏。那致命的信還包含着傷心的永訣，要是他在第三天晚間還不解到加朗當，他還請求他底母親給那經過千種危險帶這封信來的密使一注較大的款項。紙頁在老人底手裏顫抖着。

——這是第三天了！特·代夫人喊着，迅速地站了起來，拿了那封信走着。

——你辦得太不謹慎了，那商人對她說。為什麼要備這些食品？

——但是他來的時候或許會餓得要死，疲倦得要命，并且……

她不再說下去了。

——我可以担保我底兄弟，老人又說，我可以叫他幫你的忙。

那商人在這事情上重新得到了他從前賣商的計策，并且為她指示出了非常謹慎而又聰明的計

觀。在同意了一切他們兩人所應當說的，應當做的之後，那老人，用了個想得很巧妙的藉口，走到了加朗當底主要人的家裏去，在那兒，他宣布說他正去見過特·代夫人，并且她雖然有病，在晚間也願意招待。用計策在每個家庭向他提出的關於伯爵夫人底病狀的詢問上的諾爾芒人的智力鬥爭着，他居然能夠改變了大部分注意這神秘的事件的人。他底第一次訪問做下了些奇蹟。他在一位患風痛的老婦人面前說，特·代夫人幾乎受了胃風痛病底襲擊而死去；那著名的特隆軒從前在一個相類似的時候曾替<sup>1</sup>開過方子，要用一塊活剝下來的兔皮放在胸前，要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床上，伯爵夫人，兩天之前是在生死的危機中，在準確地依照了特隆軒底奇怪的吩咐之後，居然回復到了可以招待那些晚間會來看她的人了。這故事有極大的成功，并且那加朗當底醫生，一個內心的王黨，又用他討論這單方時的嚴肅態度增加了這效果。然而，懷疑在幾個固執的和幾個哲學家心裏已經長了這樣的深根難以完全地除去了；因此，在晚間，那些受許可到